



故事也会生长

■孙佳欣

当海岛上洒满明月的清辉，如同官兵的心灵般澄澈；当爷爷脱下灌满鲜血的鞋子，忍痛调侃自己出了不少脚汗；当山菊毅然拉响手榴弹，满山的菊花金灿灿地绽放……读者朋友们，你是否会为这些故事而感动？

好的故事，对读者有很强的吸引力。于是，读者在不觉间进入故事的世界，感悟人物的命运，咀嚼生活的味道。

读者需要好故事。一位作家说：“故事让我们从别人的视角看待生命，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。”我们在故事中欢喜悲伤着，也在故事中探索寻找着，从故事中获得启迪与力量。

故事也会被续写，如同向阳生长的植物，生生不息。

本版插图：赵建华 秦子洋
图片制作：陈新阳



长 征

第 6479 期

山菊花

■孟宪歧

仇，将鬼子赶出中国去，让孩子不再失去亲人。山菊跟他保证，他们一定会把鬼子赶出去，到时候，乡亲们都能安稳生活……谁知，朝夕相处的战友说没就没了。

山菊从担架下来，和战友继续前进。没走多久，队伍又撞见了鬼子的大部队。

连长对两个战士下达命令：“你们跟山菊去团部，向团首长报告敌情，请求支援。”

此时，前面已与鬼子交上了火。不容犹豫，山菊与两个战友向团部方向奔去。身后炮火连天，山菊只希望跑快点，早点赶到团部。

突然，后方传来叽里呱啦的叫声——几个鬼子追上来了！

眼看鬼子越来越近，一名战友持枪大喊：“你们快走！”山菊含泪与另一名战友继续狂奔，身后传来几声枪响。回头看去，只见那名战友击倒两个鬼子后，自己也倒在血泊之中。

剩下的3个鬼子仍紧追不舍，山菊体力已经不支，与其拖累战友，不如掩护他撤离！想到这里，山菊咬牙停下，摸了摸兜里的手榴弹。鬼子见她停下，都怪叫着扑上来。山菊捋了捋自己的短发，笑着拉响了手榴弹……

支援部队到达后，将鬼子全歼。后来，战友们找到了一处山菊花开得茂盛的地方，将山菊的竹板埋在了那里。

每年秋天，那里金灿灿的山菊花都会开满山坡。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“呜呜呜”，3声短促鸣笛响起，汽轮徐徐靠上南日岛码头。

朱干事刚登上码头，忽然“噢”地一声站住了。我顺着他看的方向望去，只见检票口外面站着两个军人，其中一个正向我们招手。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海防1连的周连长。瞬间，朱干事脸上蒙上阴云。

那是1997年的初秋，我参加机关工作组，到驻守闽东的海防某团蹲点。海防团的连队分驻在几个海岛上，工作组成员也分别前往各个驻岛连队。我被分配到驻南日岛的海防1连蹲点，参加联合蹲点的团组织股朱干事与我同行。

走出检票口，朱干事就虎着脸责问：下连蹲点纪律早有明确，不打招呼，不要迎送。你怎么跑码头来了，谁搞的通风报信？

周连长苦笑一声说，朱干事，你可把我冤枉了，我压根就不知道你们今天来。这不，我是来给一个老兵送行的，他要调到师农场去。

我这才看到，连长身边的大个子战士背着背包，手上还提着行囊袋。他向我们敬了个军礼，向连长道了声再见，就去排队检票登船了。

误会解除，我们向连队走去。一阵海风吹来，我将目光投向远处。小岛上石路蜿蜒，树木葱郁，成群海鸥翩翩起舞。

一路上，朱干事和周连长给我介绍连队的情况。说起遵守纪律，朱干事说：“我们连还有一件‘传家宝’呢。”他在海防1连当过副指导员，对连队的历史如数家珍，于是便跟我讲起了一条“红线”的故事。

那是1941年冬天，日军对沂蒙山根据地发动大“扫荡”。一日清晨，与敌周旋的八路军某团1连在红崖村突遭

军营新传

鲜时的军旅故事

某国际军事比武的场地，是一片广袤无垠的草原。

女兵徐风静静地蹲在草丛里，手里紧紧攥着那支枪。流动的空气，仿佛在一瞬间凝固了，只剩下徐风和她枪膛里那最后一颗子弹。此刻，她眉头紧锁，圆瞪的眼睛像要“吃掉”什么。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有几道血痕不规则地散落在她的脸颊和额头上。

她的耳边，只有风声和偶尔传来的鸟虫嘶鸣。远远望去，在那无边无际的草原上，她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黑点……

突然，靶标在前方迅速抬起，并匀速向左滑动着。不过几秒，徐风测算着风速，手臂沿着靶标的运动方向调整着。“砰——”

徐风依旧单腿跪着，手里配枪的悬空感还停在她的指尖。

在一小方屏幕上，徐风的教练习惯

兵 故 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烈日炙烤着营区的水泥地面，二级上士肖能福蹲在中队库房门口，一手握着账本，一手捏着笔，汗珠从他黝黑的脸颊滑落。他对着清单反复核对物资数量，嘴里念叨着：“耙子用坏了两把，锄头该换了……”

作为中队会计兼物资管理员，肖能福不仅对库房里的每一把扫帚、每一盒螺丝钉如数家珍，还总爱管管“闲事”：瓷砖裂缝、水管漏水、墙皮脱落……只要被他发现，必要负责到底。有战友劝他，这些事不该你操心，何必自讨苦吃？他却笑着挠挠头：“中队就是咱家，家里东西坏了，哪能不管？”从那以后，大家常亲切地称他“福管家”。

有一年冬天，中队热水器的阀门突然失灵，冷水无法抽入热水箱。维修人员查看后直摇头：“零件得从外地调，最快也要两天才能到。”天气寒冷，看官兵训练归来只能用凉水擦身，肖能福急得

红 线

■章熙建

日军包围。激战中，一位肖姓猎户领着战士们从秘道突出重围。后来，猎户夫妇惨遭鬼子杀害，他们14岁的儿子藏在地窖里躲过一劫。连长将孩子带到连队，后来，让他当了通信员。

小通信员机智勇敢，连队战士都称他“小沂蒙”。穿梭转战中，身负血海深仇的小沂蒙每当看到鬼子，总是按捺不住要掏手榴弹。为让他遵守战场纪律，连长在他手腕上拴了一根红线绳。“你冲动时一伸手，看到这根红线，就要冷静下来。”

那天打埋伏，小沂蒙跟着连长趴在山腰茅草丛里。鬼子队伍刚从山坳口冒出头，小沂蒙就双眼冒火，想扣动扳机，好在有连长将他按住——原来，打头骑着黑马的日军少佐，正是杀害他父母的仇人。

恰在这时，日军展开试探性射击，一枚子弹恰好落在他们埋伏的位置。小沂蒙被连长紧紧按住，子弹贴着他头顶“嗖嗖”飞过。直到鬼子全部进入伏击圈，连长才举起驳壳枪下令“打！”说完他挥手一枪，就将那日军少佐打下马来……部队发起冲锋，连长却没起身，小沂蒙伸手一摸，才发现他胸口全是血。原来，鬼子的试探性射击恰好打中了连长，可他咬牙坚持战斗，最终因失血过多而牺牲。

后来，小沂蒙改名肖沂蒙。那根沾染了连长鲜血的红线，被他贴胸装进兜里。

解放战争后期，肖沂蒙成为连队指导员。1950年10月，他率连队奔赴抗美援朝战场，1951年6月牺牲于铁原阻击战。英雄长眠，但那根血染的红线却被带了回来，成为连队的“传家宝”。

红线的故事令我动容。正当我琢磨着要对“红线”作一番挖掘时，连队又遭遇一件棘手的事。

国庆节前一日的傍晚，连队刚从靶场回到营房，正碰到驻地长乐村民兵连连长黄志全。他开着辆拖拉机送来两头大黑猪，说是自家养的“海蟹猪”，让子弟兵尝尝鲜。

“海蟹猪？”我一脸懵。一旁的炊事

班长解释说，南日岛海域盛产梭子蟹，村上冰库容量有限，渔民就扒出蟹黄，销到上海、杭州做蟹黄包，而剩下的蟹壳、蟹爪就成了猪饲料。由此养出的“海蟹猪”，肉质鲜美，香味浓郁。

指导员跟我们说起了黄志全与连队官兵之间的故事。

前年初春的一个深夜，一排长带人巡逻归来，看见黄志全在码头上张望。原来，黄志全刚出海归来，平日会来帮忙的叔伯兄弟都有事情，没人帮忙卸船。若是新捕捞的鱼蟹不按时装上冷藏车，损失可就大了。

一排长当即派一个战士回连队报告，余下的人动手帮忙卸船，他们一直忙碌到凌晨3点。那天天刚亮，黄志全就带着两大筐鱼蟹来到连队，说要慰劳子弟兵。连长指导员推辞不掉，只得让司务长按市场价付过款才收下。

此后每逢渔汛期，渔民实在忙不过来时，战士们都会利用休息时间帮助卸船。没想到黄志全这次又送来了两头猪。连队干部正想办法处理此事，炊事班长说，不碍事，我有办法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出操回来，看见炊事班副班长正忙着准备杀猪。

“炊事班长说的办法呢？”朱干事忍不住瞪起眼发问。

连长笑着回答说：“你甭着急，他牵了3头百十斤重的架子猪，天不亮就给老黄送去了。我一算账，愣是没叫老黄吃亏呢！”

连长的话，让我们听清了事情的原委，也让我倏然想起连队那个关于“红线”的故事。从听到这个故事开始，我就在琢磨，连队将这根血染的红线作为“传家宝”，一定自有道理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它的背后是进入代代官兵骨髓的两个字：纪律。我眼前看到的正是“红线”长出的新故事……

我们离开海防1连那天，轮渡破浪而去。我回望南日岛，那一刻，洒满明月清辉的海岛，犹如出水芙蓉般洁净。

风一样的名字

■张洁雯

性地用手推了一下鼻梁上的镜片。随后，屏幕上，一个弹孔赫然出现在人形靶标的“眉心”上，丝毫不差。

现场沸腾了！徐风，这个风一样的名字，随着草原的风，传遍了比武场。

颁奖仪式上，一位将军捧着一条金色绸带，绸带底下垂着一块沉甸甸金灿灿的奖牌，授给一名中国女兵——徐风。

草原上的风更加急促。徐风回头望着那片广袤的青黄色，唇间露出一丝微笑。

中队有个“福管家”

■傅琳 王英子

不行。突然，他一拍大腿：“用手抬阀门！”说干就干，他扛着梯子爬上了屋顶。

黑夜里，只见他弓着腰，用手托起阀门，让冷水注入水箱。这一抬，就是两个小时，连续4天都如此。有战友要换班，他却说：“我手稳，换了人容易漏水。”第4天傍晚，新阀门才终于装好。

还有一次，中队洗澡间的地砖裂了几块，棱角锋利，稍不留神就会划伤脚底。后勤部门批了维修经费，肖能福却嫌建筑团队报价太高，硬是拉着几个工头“砍价”。工头老张掰着手指，边算边说：“一平方米材料费85元，人工费40元，不能再低了！”肖能福掏出本子，一笔笔算账。“瓷砖的批发价是72元，水泥沙石我们有库存，人工费30元一平，总共102元！”老张气得跺脚，肖能福却笑脸相迎。最后，老张顺带把走廊、伙房后厨的破地砖也换了。

结账时，老张苦笑：“遇上你，我倒贴钱还得赔笑脸！”有战友调侃肖能福“抠门”，他却认真地说：“省下的钱能给中队换两台多功能洗衣机，大家的衣服

微 纪 事

微乎，不是零碎是精粹

这是我爷爷的故事。

1941年5月，中条山战役，国民党军队惨败。南山解峪乡的村村寨寨、家家户户都遭受了日寇的践踏蹂躏。

我的爷爷叫王景书，那年33岁。目睹满庄狼藉的一幕，他与结拜兄弟王国壁、发小鲁中吾、王丰辰、刘儒荣暗中联络，悄悄到槐坪鲁中吾家中商讨事宜。

傍晚，一行人如约来到槐坪。

王国壁进门就红着眼睛说：“我家北屋被鬼子拆了，祖宗坟旁边的大柏树也被砍倒，拉往解村盖炮楼了。那天在解村后沟柿树旁，鬼子活剥了一张人皮，据说那人用石头砸死了一个日本兵……”

鲁中吾接口说：“老百姓都被鬼子吓到了。那天鬼子进山抢粮，几支枪就放在槐坪后院门口，没有一个人敢动……”

爷爷听着大家的话，说：“鬼子晚上都钻进解村据点炮楼里。槐坪离解村只有十里路，白天干不过，咱们晚上去偷袭！咱从他们那里弄到枪，当兵去！”

“我打听了，北山有共产党的部队，他们在那里打游击。我想和他们一起打鬼子。”爷爷坚定地说。

那晚，他们趁天黑摸到解村日军炮



■王小燕

夺 枪

楼附近。夜色朦胧中，只见一个鬼子在站岗，枪就端在手里。

刘儒荣、鲁中吾放哨，爷爷与王国壁、王丰辰从背后悄悄摸上去。王国壁看见鬼子，恨得眼睛要滴血，他猛扑上去，搂住日本兵的腰；王丰辰赶紧上去捂日本兵的嘴；爷爷从侧面上去，一把抓住了日本兵的枪头。可那日本兵虽矮小却敦实，有一股蛮劲，死命抓住枪不放。僵持之际，王国壁张嘴咬掉了他的一片耳朵。爷爷三拽两扭，手捋到刺刀上，夺下枪，又拽掉了刺刀。由于用力过猛，刺刀刀尖从爷爷左手虎口划过，热乎乎的血喷了出来……

炮楼里的鬼子听到异响，“呜里哇啦”一阵怪叫，随即开枪射击。爷爷他们飞一般逃离现场，敌人摸不清情况，没有追来。爷爷左手疼得厉害，可还是把刀和枪夹在腋下，双手握在一起，朝家一路狂奔。

回到营沟已是子时，家中奶奶已焦急等待多时。她点亮油灯，看到爷爷浑身是血，连惊带吓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我爸爸他们几个孩子被惊醒，看到爷爷身上的血，更是吓得哇哇大哭。爷爷忍着疼说：“别哭！见血就哭，不算男人！”正说着，夹在腋下的刺刀和枪掉在地上。“哪来的枪？”奶奶又被吓一跳，她端过灯一看，只见爷爷左手心有一道血口子，虎口血肉模糊，大拇指无力地耷拉着。

声响惊动了我的曾祖父，他披衣出来问：“咋啦？”

“没事，爹。受了点小伤。”“还说小伤，骨头都露出来了。”曾祖父赶紧叫当土医生的大儿子王国书来处理伤口。

“疼是小事，万一日本人顺着血迹找上门，那还了得？”曾祖父立即叫醒二儿子和四儿子，让他们根据爷爷描述的路线，提着马灯一路寻找。

奇怪的是，从营沟到解村的路上，没有一点儿血迹。

原来，爷爷将那受伤的手紧紧相握，血从手上流进袖子，再浸湿衣襟，顺裤腿流下，都流到了鞋子里。爷爷脱掉鞋，见满脚是血，跟家人笑道：“我说今天咋出这么多脚汗！”

曾祖父心疼地说：“吉人自有天相，你干的是正事，连老天都照应着！”

第二日，东方还未露出鱼肚白，爷爷便挥泪辞别家人，从小路奔北山而去……